

波蘭烽火抒情

著者 卡列西華 · W

譯者

陳



孟夏書店出版

W·華西列夫斯卡等著
陳原譯

波蘭烽火抒情

目次

譯者前記

W·華西列夫斯卡(散文)

到東方去 六

波蘭人民的新生 一〇

蘇聯紅軍印象 十五

十一月七日的印象 二一

波蘭潰滅後的蘇聯游記 二四

G·高爾曼諾夫(報告)

波蘭農民生活 三〇

Y·多勃利亞可夫(通訊)

邊 境 三六

臨時主席 三九

市鎮見聞 四二

J·茲韋托夫(報告)

新生命的脈搏在跳動 四六

K·維多羅華(報告)

波蘭孩子們 五四

T·羅果托夫(旅行記)

在波蘭廢墟上生長的新文化 六〇

A·舍斯達珂夫(歷史散篇)

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人民的歷史 八四

譯者前記

昔日枝葉繁茂，

如今枝葉飄零！

樹頂一隻白鷹，

竟習似一先知！

呵波蘭，不幸呵！

你的人民垂淚，

你忠貞的女兒，

在你土壤下長眠！

.....

勇敢的人長在，

波蘭不會滅亡。

——Chopin 「波蘭哀歌」

波蘭，這生長過來克維茲，生長過柴門霍夫的國度，對於我是並不陌生的。十多年前，從柴門霍夫關於世界語創選的信件中，已經知道在華沙的街道上，居住了五六種民族，他們在統治者的毒劑注射下，互相水火，終年吵鬧。波蘭便是這樣的「民族的監牢」。不夠三個禮拜的戰鬥，所謂世界第五陸軍國的波蘭，竟不堪一擊地潰滅了；今天，波蘭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陳蹟了。然而潰滅的另一面是新生。「勇敢的人長在，波蘭不會滅亡！」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九月十七日開始的新生，便是「不會滅亡」的波蘭的遠景。

在這小冊子裡，集譯了十多個短篇，或者報告新生的共和國裏底歡喜，或者以新舊的比較而暴露出貴族統治下前波蘭底悲慘，更或僅把波蘭烽火中所見所聞，毫不掩飾地描寫發抒。作者都是身歷其境的作家或新聞記者，——其中只有一個例外，那是著名歷史家 A·舍斯達珂夫的關於這兩區人民的歷史散稿，此外，還應該說明的是：W·華西列夫斯卡是波蘭著名的女作家，收在集子裡的她的抒情小品曾經感動過無數的人們。T·羅果托夫是英文版「國際文學」的編輯，從他那萬餘言的旅行記中，不但可以窺見了波蘭作家、文化、戲劇活動的今昔，而且藉此還可以看出波蘭生活的一斑。其中作者認為「可笑」「值得訝異」的一些事實，在我們古國裡還不算稀奇呢。

四月間因為朝夕和百餘散佈在各地的青年通訊員的稿子接觸，看見他們有了豐富的材料而不能運用時，很想輯譯一些新國度的通訊和報告，給他們參考。於是選定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題材

，四月下旬開始翻譯，隨譯隨寄給救亡日報，有些給保存着，有些則在「文化崗位」上面發表。中間因為任務紛繁，直至六月下旬才把T·羅果托夫的萬言長文譯完作結。本來想在七月十四日（世界語節）印出，來紀念世界語創始者的生地——波蘭；但現在看來，這本集子的出版，也許新生的波蘭正在慶祝它的自由解放一週年罷。

臨末，我想向夏衍，林林，蕭聰諸兄致謝，如果不是他們殷勤的督促，如果不是他們熱心的幫忙，這本集子是不能和讀者見面的。

陳 原

七月二日晨於粵北

W
·
華西列夫斯卡

散
文

到東方去

從黎明一直到黑夜，大地爆發着炸彈，響着排砲。房屋倒下來變成斷瓦頽垣；橋樑滾到河裏去；成百成千的人羣喪身在坍塌下來的建築物中。

我們日夜趕路，向着東方跑。成千成萬的人羣。沿着公路，鐵路和田間的小徑。女人們抱着嬰兒，還有男人帶着孩子。

可是逃脫不了在空中飛過的鐵翼。在頭上機聲沒有停過；機關槍彈像雨點一樣倒下來；一路上是火燒着的村莊，以及從北方和南方逃出來，被死神追逐着的人羣。

到東方去，快到東方去呵！過了哥林，過了斯脫威加，過了茲布魯奇就是自由和幸福的世界了。過了哥林，過了斯脫威加，過了茲布魯奇就可以死裏逃生了。

北方和南方的天空被火柱熏得煙霧瀰漫。在我們的後面還留下無數的腳印。快呵，快快趕上前呵，趕到邊境的河邊，去休息呵，即使是一會兒也好，在邊境的河岸漫步多時，然後把痛楚的雙足放在冷水裡洗乾淨呵，渡過河的彼岸，到那自由幸福的世界去呵。

燃燒着的穹空向着東方移動。村莊裡荒涼的茅屋底百葉窗，像失明的眼睛一樣，凝視着過路的難民，女人們早已帶着孩子避入森林去。這兒的鐵道線，像在痛苦的痙攣中彎曲；那兒卻是倒塌的房子底殘塊。

沿着公路，小道以及田間狹窄的小徑，難民羣在移動着。在這移動着的人羣中，也越來越多混雜着穿制服的士兵。來福槍丟在壕溝裡；壞了的車輛像跛足的野獸停在路旁。餓病的兵，被失望打擊着，現在毫無目的地在波蘭的村莊裡彷徨。一部份軍隊卻正在漫步穿過那沼澤與森林。營幕和槍枝都失掉了，飛機也毀壞了。失敗了的波軍殘部，正在可怖的混亂當中迷途了。

現在可沒有一個人再有些微的幻想了，波蘭各地反叛的叫喊聲，也叫人們清楚地聽到了。政府和貴族出賣了波蘭人民。

波蘭的飛機那裏去了呢？

飛機都飛走了。都載着將軍的眷屬和高級官長的財產，飛過國境去了。

軍官們那裏去了呢？

沒有軍官了。他們都用着開坦克車用的汽油，駕着大汽車，越過羅馬尼亞的邊境去了。就是他們，把所有能够帶走的東西，都裝在汽車裏，而這長長的汽車行列，正塞滿了公路。

「醫院在什麼地方呵！」躺在路旁的傷者，在呻吟着。可是並沒有醫院。沒有繃帶，沒有藥物，沒有救護車，也沒有看護。

被出賣被欺騙了的人羣，在路上如潮水一樣的湧塞着。他們光是用兩條腳走路，沒有大汽車，帶在身邊的也沒有值錢的東西。現在大家都很明白：末路已經到了。

這是一切誇張，這是不負責任行動的可悲的末路，這是反動專制的報應。

一切全沒有了，一切都全在崩潰中，而被欺騙的人羣正在向東方的路上跋涉着長途。工人們穿着破衣，農民肩背着包袱，智識份子的腳卻躑躅着破布。

於是從哥林的那邊，從茲布魯奇的那邊傳來了消息。黑暗消失了，紅光遍照天空。飛機推進器的響聲沉下去了，而機關鎗的回響也靜寂了。東方傳來了和平。一個帶着孩子的婦人從樹林中走回來了；一個藏在沼澤中的農人打開了他那捨棄過的大門；蒼白的孩子們從地下室裏跑出來，從樹枝樹桿掩蓋着的防空壕裏跑出來了。

我們在斯托第特歇了一下。綠水在燈心草中慢慢地靜靜地蕩漾。燒焦了口唇的人們，深深呼吸着新鮮的空氣，休息一下他們那流血的雙腳。

幸福的邊境近了，那是我們日以繼夜走到筋疲力竭想到達的邊境呵。

「停在這兒等呵」，一個農人說。烏克蘭的農人和華沙的難民幾乎不用說話就互相了解了。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要等多久呢？」

「不會久的」，這個農人說。

終於到了這裏了，到了這邊境了，這邊境，就是我們在漫長而可怕的深夜裏，在天空被火焰弄得烟霧瀰漫的深夜裏，忽忽趕來的邊境；這就是我們以受傷和流着血的雙腳，帶着缺少睡眠而發紅的眼睛，甚且常常以為沒有希望到達但依然向着它前進的邊境。這邊境是以紅軍的姿態出現

到 東 方 去

在我們眼前，這些紅軍給烏克蘭人帶來了和平，給那些失望者帶來了解放的。

這一天，九月十七日，把烏克蘭土地上面的戰爭和鮮血都揩乾淨了，把未被毀滅的國土解救

了，把所有到東方去的人羣解放了。這一天帶來了和平與友愛。

可是友愛的故事必須馬上在另外的一頁敘述的。

波蘭人民的新生

多少年來，我們在波蘭被迫着吞吃一切毒素中最可怕的一種——民族間的仇恨。多少年來精密而耐久的工作向着這方面進行。它到處結着果實，正如一粒有毒的種子，落在任何泥土上便生根，便長大。

當波蘭的農民被地主所剝削，被租稅所壓榨，飢餓垂死的時候；人們爲了把他的目光，從地主的伸展無數啓羅米突的土地上移轉開去，人們便告訴他：這一切都是因爲猶太人的原故。他們告訴他說：是猶太人使他貧困和飢饉。只要猶太人一個都沒有了，那麼波蘭的鄉村就會豐衣足食的了。

工人在城裏罷工的當兒，又聽見人說：這一切都是因爲猶太人呵，把猶太人趕走，那就一切都會立刻改變的。如果一個青年剛剛從大學裏畢了業，口袋裏藏着一張文憑無所事事的徬徨街頭，人家又告訴他：看你的周圍呵。猶太人不是到處亂鑽麼？猶太人是阻着你的出路呵。打倒猶太人，你在波蘭就會有足够的工作和麵包了。

不幸，飢餓的人羣竟讓自己被騙下去，竟讓自己墮進一些口號的引誘中，而這些口號畢竟只帶了一條荒謬的路途。

「殺害猶太人！」這個口號，在沙皇時代是那麼流行的，今天又在老爺們的波蘭國土上復活

了，而且是在敲着可怕的警鐘了。

猶太人的屍體被拋在羅茲的街道上，被拋在敏斯克，馬左維特斯基的街道上，在無數城鎮的街道上，給黑暗勢力所煽動的，盲目的憤怒，找到了用最容易最簡便的方式發洩的地方。犧牲者是貧苦的猶太人，他們在飢餓中垂死，他們靠着一身臭汗來維持生活。

猶太資本家却是，點兒也觸不到，他們是有住宅的堅固的門鎖保護着的，他們是有警察保護的；他們的錢是安穩地存在銀行裏的。他們可以繼續生存，可以繼續增積着資本，而那些貧窮的猶太人却從掠奪的城市中逃走了，却從廢墟中逃出來祕密地去埋葬他們的死者。

暗殺的嫌疑犯，毫無二致地永遠是那麼神秘。甚至當勒和夫大學兩個猶太學生被殺害之後，整個城市都紛紛傳說兇手的姓名，然而嫌疑兇犯却並沒有判罪。檢察官永遠不能夠把真實公開給大眾，雖然他得到了一切的證據。

凡是失業，窮苦，不良以及其他困難，一概歸結成一種共同的因素，一概歸究到那罪惡之源的猶太人身上，猶太人被當作一個抵抗日益高漲的民衆不滿的保險制。

這種舉動在別的民族與波蘭人猶太人一起聚居的地域，尤其是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些地方，就展開得更加廣泛了。

他們封閉了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學校，禁止了用民族的語言來教書和歌唱；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居住在同一地方，受着同一的桎梏所壓迫的人民之間，散播着仇恨的種子。

這是一切各色各樣人們的快樂的獵場——從握着木棍與小刀的普通暴徒，一直到官方統計家以及科學院的巨頭。多少年來，顯克微支的「帶着火與劍」被用作中學的必修課本，這本書是把烏克蘭人的解放運動，寫成不可駕馭的野蠻人的瘋狂，寫成像山賊(Haidamaky)一樣毫無意義地殘忍。靠了這本書，波蘭的孩子們形成了對烏克蘭以及烏克蘭人的概念。

白俄羅斯人民的生存價值也被否定了。白俄羅斯被當作一個野蠻的，沒有開化的國土，在那裏居住着甚至連自己是什麼民族也弄不清楚的半野蠻人。人們企圖激起波蘭農民對烏克蘭與白俄羅斯農民的惡感；他們想把那威嚇着紳士們的階層爭鬥，轉變為民族間的紛擾。

他們給我們吃這些毒素，是好久好久了，他們被一切為無產階級自由解放而鬥爭的戰士所攻擊，是好久好久了。「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這句口號是已經寫在我們的旗上了。

他們告訴我們：「在波蘭人，俄羅斯人，法蘭西人和德意志人之間，並沒有任何相通之點。」他們說：「你們所謂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口號，是背叛你們的祖國的。」要是唱國際歌，我們就得判罪。

今天我們却能夠看見十一枝旗幟的顏色是如何像兄弟似的調和着，十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是如何的聯合了。

不是民族間的紛爭，不是排外主義 (Chauvinism) 的仇恨，而是無產階級的團結在二十二年間建造了蘇聯。

我們中間每一個都愛自己的語言，都愛自己這一輩的文化，都愛他生長的國土，可是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必須重視和尊敬別人對他國土的關懷，以及別人自己的文化。

好多痛苦，好多血和淚分化了人羣。可是誰都不能夠忘却：在波蘭監獄裏，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和波蘭人互相見面了，誰都不能忘却，在比利薩，卡爾土茲斯卡，烏克蘭人，猶太人和波蘭人大家肩摩踵接，誰都不能忘却，爲了無產階級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當中，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和波蘭人洒過了鮮血。

讓這血，這爲了共同的目的而流的血，洗盡那可恥的民族間的敵視罷。

我們的口號永遠是「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國際歌」雖然用許多語言來歌唱，但它將永將響出可親的旋律。

十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是在一個共同的意志下聯合起來，是在一個創造的意志下，一個目的下聯合起來。無數人民，語言，傳統聯合起來了，變成兄弟了，永遠被一條最堅固的環帶——一個意志，聯繫着了，在十月革命的二十二週年，兄弟友愛的口號已經在其中實現了的革命的二十二週年，西烏克蘭——在那土地上面活著三種民族（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猶太人），——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第一次加入了蘇聯。

在慶祝革命的二十二週年的日子裏，烏克蘭人，波蘭人和猶太人唱着「國際歌」，用着自己的語言，這同一的歌聲響遍了勒和夫，得羅哥比茲，斯泰尼斯拉和夫，監斯克，哥維爾，泰爾哪